

善本書志評介

《安徽圖書館藏章伯鈞書志》評介

郭明芳*

一、前言

館藏古籍整理，或以書目，或以書志形式呈現成果。然所呈現者多半是一館館藏，而另一種的呈現方式則是以館藏專人文庫或館藏專題者，前者如東海館藏周法高(1915-1994)、張學良(1901-2001)等專藏文庫書目，後者如國家圖書館編《1940-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》。兩種所反映的均有其特色。館藏書目、書志則反映一館現藏古籍情形，專藏書目、書志則是反映一人或一時期館藏情形。

近知安徽省圖書館編有《安徽圖書館藏章伯鈞書志》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13年9月，下或簡稱「《書志》」)應屬於館藏專題《書志》。《書志》出版數年，未見有專文介紹。現以所閱讀，發為本文，一以鼓勵該館願意從事這樣工作，一以提出筆者對該《書志》想法，以臻完善。

二、章伯鈞其人與藏書

章伯鈞(1895-1969)，安徽桐城人。民國五(1916)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(今武漢大學)英文部，畢業後後任安徽省立第四師範英文教員，後任校長。因聘惲代英(1895-1931)等人而被解職，1922年獲皖省長許世英(1873-1964)器重，公費赴德留學，入柏林大學習馬克斯哲學。於德期間，由朱德(1886-1976)之介，加入中共。返國後，任教中山大學，並參加北伐。民國十六(1927)年參加南昌起義，起義失敗，逃香港並脫離中共，追隨鄧演達(1895-1931)創建中國農工民主黨。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，抗戰後，參與中國民主同盟籌組。中共建政後，曾任交通部長與《光明日報》社長等職。文革期間，建議實行兩院制，被打為右派，淡出政壇。1969年胃癌過世，至今仍未實質平反。

關於章氏藏書，吾人從幾點藏書遞藏看，應是在北京時期。蓋所見《書志》有旗人或清末民國間京津名人舊藏，可以如此推測。又多皖省文獻，此應於皖省就地取得者。

其藏書於文革期間損失一批，現存藏書由當年周恩來(1898-1976)總理下令，暫存北京圖書館(今中國國家圖書館)。至1986年由其妻李健生(1908-1990)捐出所藏近330部珍藏予安徽省圖書館。這些藏書以明刻本為最，清刻本次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之，亦有少量稿抄本與清後期刻本。

三、本書編纂過程與體例

(一)本書編纂

章伯鈞藏書自 1986 年捐入皖圖後，曾編有簡目。2011 年適逢皖圖百年誌慶，遂有本《書志》之編纂。《書志》主要由皖圖組織人力編寫，持續近一年時間，而收入含章伯鈞家屬 1986 年第一次捐贈的三百多部古籍。又限於時間與人力，2013 年由家屬續捐的 39 部古籍不在焉。

《書志》編寫工作由皖圖常虛懷、曾濤與張秀玉完成初稿，再經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陳紅彥(1965-)審訂，以確保《書志》品質。

(二)本書體例

本書系專為此三百餘部古籍而撰寫的一部提要式書目，以客觀著錄為主，間有版本考訂，庶可使讀對省館所藏章氏遺書有一提綱挈領的瞭解。

每則首序號，次書名卷數，次作編者(含時代)，次版本。版本以下，則著錄冊函數，版式行款與前後序跋。有序跋，或摘錄重點，或全文照錄，末則徵引各書著錄、本書刻工與鈐印等。最後，附索書號，若干書籍則附書影。每則書志文字長短不一，短則數百字，長則近乎一頁。

四、本書特色

(一)敘述詳盡無贅句冗辭

書志撰寫應儘量在有限字數內將某書情形詳盡敘述出來，每則字數空間寶貴，一般通論性文字較不宜出現，作者項敘述尤其難逃冗贅情形。因此，基本上對於一書作者編者只需敘述其字號、生卒、重要事蹟與著作大要即可，一般文學史的敘述應避免，如敘某人是某流派，並敘該流派主張云云，即應避免。

本書於敘述尚能把握此原則，對於每書均秉持簡明扼要，而於某書重要訊息均能詳盡反映。又於版刻源流亦能鉅細靡遺，如明萬曆卅三(1605)年《宋史記事本末》言及版刻情形甚詳(頁 36)，足供參考。

(二)提供藏書史研究材料

章氏曾在北京，故藏書有許多屬於旗人或京、津名人舊藏，前者如明刻本《揚子法言》(頁 66)鈐印有耆齡(1870-1931)等印記，即為旗人舊藏；後者如明刻本《韓非子》、明萬曆毛氏刻本《范忠宣公集》(頁 179)有「弢齋藏書記」，即為徐世昌(1855-1939)藏書，又汲古閣刻本《南史》(頁 30)有「香河縣儒學記」，

案，香河縣在今京、津一帶。

除此之外，又如《書志》中有葉德輝(1864-1927)舊藏，如明嘉靖刻本《大學衍義補》(頁 73)、天啟刻本《初唐詩》(頁 238)二書，對於研究葉藏散佚更提供一些材料。案，葉德輝藏書散佚，或以為民國十六(1927)年葉被殺後，為葉子售於日人山本者。筆者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極低，綜算售於山本者亦屬零本，大部分在售於台灣帝國大學未果後，散於大陸上海、北京等地。伯鈞曾在北京，購得葉藏是可信的。

又明刻本《陶淵明集》(頁 148)有鈐印「同治初元獨山莫友芝皖江□□收書印」，可以證明莫在湘軍中亦有收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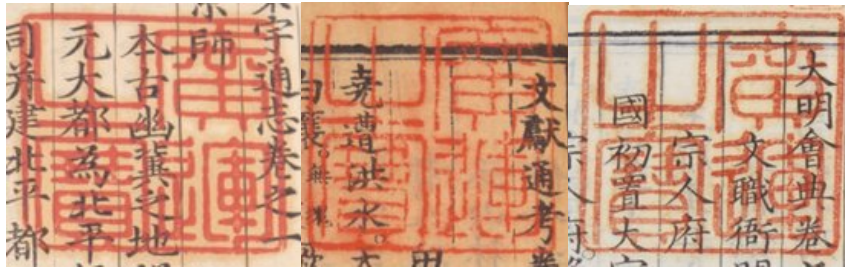
又明崇禎六(1633)年蔣氏三徑草堂刻本《韓昌黎集》(頁 167)鈐印有「楊瀛年印、仲渝私印、曾在珊處、珊玩、寄跡臺南、珊讀過」。此應是與台灣有關者。

(三)提供章藏偽印之訊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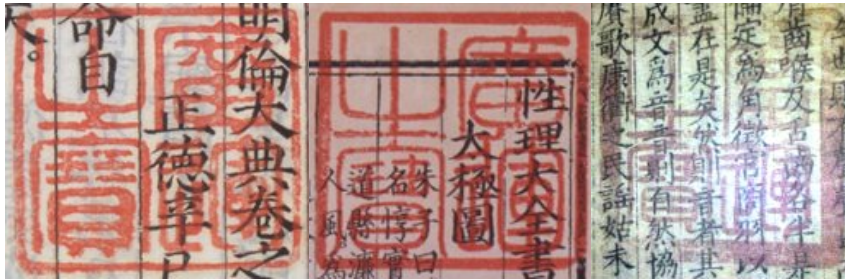
偽印的產生在於書估為求善價而為，長久以來，於館藏古籍整理，或未受重視，或略而未談，以致誤偽為真，貽誤後人甚鉅。舉例如《傳館書志·經部》即將偽「抱經樓印」誤為盧文弨(1717-1796)。案，盧文弨藏書處為抱經「堂」非「樓」，抱經樓則為同是四明藏書家的盧址(1725-1794)所有，而此印亦為民國間書估所偽造。本《書志》於明嘉靖刻本《書經集傳》(頁 4)鈐印著錄有「黃氏宗豫、趙氏子昂、內府圖書諸印。疑偽。」案，趙子昂即趙孟頫(1254-1322)，元人，而此本為明刻本。

又《洪武正韻》(頁 20)鈐印著錄「廣韻之寶，疑偽」，並附書影。此對於研究「廣運之寶」印記真偽來說，提供一些材料。案，此印印環較厚，與一般印環較薄者不同，當為偽印無疑。「廣運之寶」為朱元璋(1328-1396)所製，有明一代官方賞賜之書皆鈐此印。萬曆間劉若愚(1584-?)《酌中志》卷 18 載明內府所藏圖書散佚情形：「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，皆提督總其事，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。自神廟(案，神宗)靜攝年久，講幄塵封，右文不終，官如傳舍，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，柘黃之帙，公然羅列於市肆中；而有寶圖書，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。」由此可知，萬曆間，內府藏書及其所刊書為雜役盜出，賣於市上。由於流出者多未鈐蓋，而有鈐蓋此寶價更高於無者，故民國間書估或製偽印鈐蓋以牟利耳。關於疑似偽印，筆

者蒐集台北國圖所藏者，得有四方，加此而為五方。



上左為真印 其餘五個疑似偽印(第五方為《書志》所錄)



(四)提供版本學研究材料

今人云「某人刻本」，其義為某人捐貲，鳩工刊刻者，並非指得是某人親操剞劂刷印成書，後人往往不明，遂誤焉。今吾人從《書志》著錄中亦可見到古代私人刻書情形。例如說凌、閔二家皆以套印圖書為名，從《書志》著錄兩家所刻書中，亦有刻工名，可以說明二家雖說是私人刻書，實際上類似於今日私人出版社。

又明刻《草堂詩餘》(頁 259-260)云：「五卷本《草堂詩餘》，有閔暎璧刻朱墨套印本行世。經比對二本，行款相同，然字體頗有差異，**凡套印本朱色套印之處，此本具以墨印代之**，可知此本係坊間坊刻套印本者，其卷端題『閔暎璧校訂』云云，不過欲收魚目混珠之效耳。」此本明末頗多刊本，其版本演變如何，是否真如《書志》所言，「可知此本係坊間坊刻套印本者」，當可再深究。

(五)糾正前人著錄之誤失

《書志》著錄葉德輝舊藏嘉靖宗文堂刻本《大學衍義補》(頁 73)，葉氏《郎園讀書志》作「明刻本」(頁 213-214)，《觀古堂藏書目》則作「明宏治元年家刻本」。案，此書明清皆有刊印，以明代而言，台北國圖所藏頗富，即有宏治元(1488)年建寧府刊本、建安書林鄭氏宗文堂刊本、嘉靖卅八(1559)年閩監察御史吉澄校刊本、萬曆卅三(1605)年內府刊本、明刊小字本與明刊本數種。另

香港中大有崇禎五(1632)年陳仁錫評刊本，可不論。案，比對台北國圖著錄「明刊本」，疑實為宗文堂刊本。又以上諸本核之《書志》書影，此即宗文堂刻本，對葉德輝著錄實有改正。



宏治元年建寧府刊本、建安書林鄭氏宗文堂刊本、嘉靖 38 年閩監察御史吉澄校刊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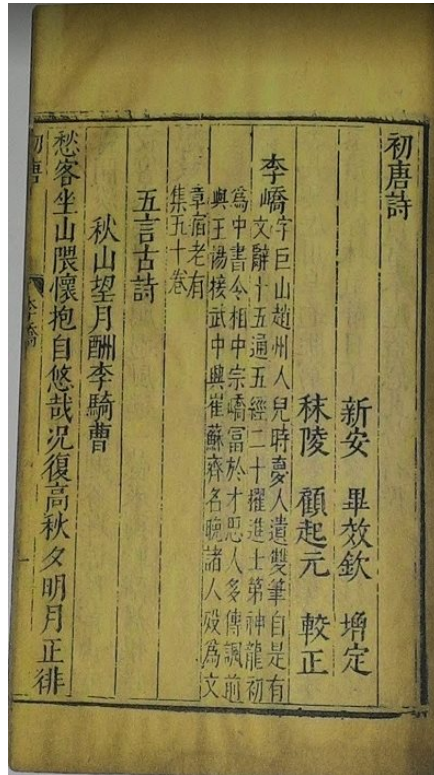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刊小字本、明刊本、《書志》所附、萬曆 33 年內府刊本

又前述《書志》所列葉德輝舊藏天啟刻本《初唐詩》(頁 238)亦同。《觀古堂藏書目》則作「《初、盛、中、晚唐詩十六家》十六卷，明畢力忠編，明萬曆王辰刻本。」《書志》著錄天啟刻本《初唐詩》廿三卷、存十七卷，是為後刻本，故據序文與避諱字改訂。其云：

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畢懋謙刻《十家唐詩》兩種：一為十二卷

本，題「萬曆刻本」恰為上列十家；一為二十三卷本題「萬曆增刻本」，復綴以中唐詩人四家(…)、晚唐詩人八家(…)。可知是書之梓行，實歷畢氏祖孫三代，而畢懋謙刻本又有初刻、續刻之別。顧起元〈畢先生重刻十家唐詩引〉云：「公既逝之十年，其子懋謙始續公志，為刻十家詩，以慰公地下。」此言當據初刻本而言。顧序作於萬曆三十六年，初刻本蓋即梓於當年或稍早，本書所收，涵蓋四唐，然較諸書目所載，猶有數家缺漏，當為增刻本之殘本。惟書中凡「校」字皆避作「較」，則集之增刻，蓋在天啟之後矣。



《書志》天啟刻本《初唐詩》書影

五、《書志》若干問題的討論

本《書志》可說是近年來大陸善本書志撰寫的不錯範例，然亦有微瑕，筆者於此就所見說明之。

(一)索引檢索

本書非但書前目錄無細目，於書末亦無任何基本的書名、作者索引。此對讀者而言不僅不便，且失去作為工具書的本色。蓋工具書與一般書之不同在於他的可檢索性，以解決讀者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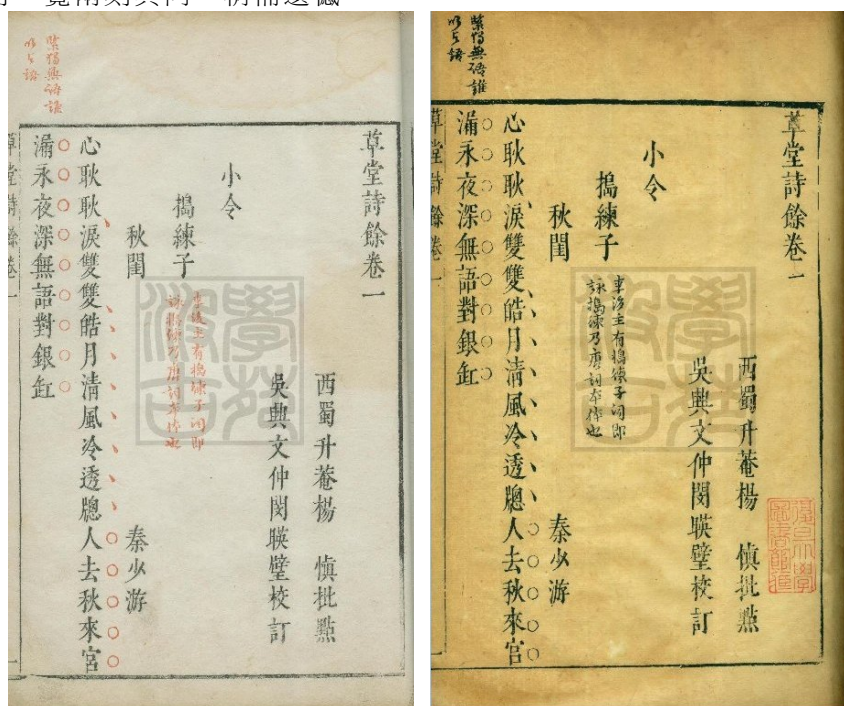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副本著錄

館藏或有副本，倘此副本為同版所印，則只需於第一項下說明「副本一部(索書號 XXX)」即可，不需另立專條；倘有特別異於已著錄者，或是同版不同刷，須附帶說明該副本有何特殊。本《書志》013、014《孟子》二卷，當依此合為一條。

(三) 附錄書影

本書雖每一則均附卷一葉一書影，除此之外，有特殊者亦應附入。筆者認為書影是輔助文字敘述不足者，除卷一葉一為必要外，對於一書特殊者亦應附錄。所謂特殊者，如印記、扉頁與牌記等等。如《書志》明萬曆元(1573)年益藩刊本《新刊大廣益會玉篇》(頁 14)，末有益藩諸印當亦附錄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又前述《草堂詩餘》一書，該館藏兩種，僅附其中一種「正常」書影，未附另一種偽刻行世者。此對研究二者刊行頗多不便。所幸復旦所藏兩者皆有，可一覽兩刻異同，稍補遺憾。



復旦藏《草堂詩餘》書影兩種

(四) 著錄不足

雖說本書力求詳盡，但若干著錄項卻沒有缺誤，其中以藏印為特別。例

如《老子翼》三卷(頁 76)鈐印著錄「熙真子陰陽合璧印」。案，此印僅「熙真子」三字，「陰陽合璧印」為印文敘述詞，為免困擾，應改作「鈐印有『熙真子』(陰陽合璧印)」。而明萬曆十一(1583)年刻本《漢魏詩乘》(頁 226)鈐印有淡餘連珠印，即著錄「淡餘(連珠印)」，是較好的做法。

又所謂藏印，應分為藏書家印記，書坊印記與閒章。此三種應分開著錄，且應力求完整。如明萬曆刻本《莊子通》(頁 86)著錄鈐印有「淡如菊」即屬閒章。

又於《書志》中著錄某書之前後序跋當完整抄錄，尤其是具有研究價值者，不宜刪節，如《書志》明嘉靖十一(1532)年建寧府刻本《集記集說》附刻書牌記，即有刪文。案，此牌記文字即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七〈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〉徵引閩中刻五經四書者。而此牌記與葉所紀稍不同，對研究明代書坊刻書有相當價值。

(五)勘誤補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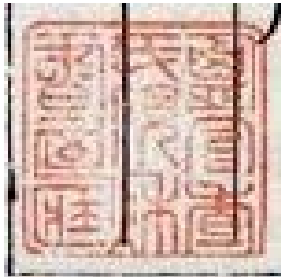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亦有分部之誤，如經部《春秋繁錄》當移子部。

又本書有若干手民誤字，如《春秋經傳集解》(頁 9)鈐印「稽古閣書印、古虞毛秦叔圖書記」等。案，「稽」為「汲」之誤，毛秦叔即毛表(1638-?)。

又《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》(頁 156)鈐印有「閔暹印」，「閔」或疑為「周」之誤。案，周暹即周叔弼(1891-1984)，現代藏書家。據《年譜》知，周氏使用此印在民國 15(1926)年。又按，此書據所附書影又有其他鈐印未錄。

又《少微通鑑節要》(頁 32)著錄藏印有「東海李明常印、映庵金石書畫」兩印，另《資治通鑑節要續編》(頁 33)亦有此二印，惟「庵」作「莽」，中必有一誤。

又明萬曆十(1582)年趙用賢刻本《韓非子》(頁 88)鈐印著錄有「□官李氏硯秋書屋藏」。案，檢美國會館藏明萬曆間刻本《醫方考》鈐有「鹽官查氏硯秋書屋藏」，據此可改正《書志》著錄之誤。



鹽官查氏硯秋書屋藏印記

又雍正九(1731)年漁書樓刻本《李長吉集》(頁 207-208)著錄鈐印有「番禺何氏如□閣所藏」,檢《清華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》著錄清抄本《梅磻詩話》有「番禺何氏如舟閣所藏」印(頁 382-383),又台北國圖舊鈔本《辭源》有鈐印「番禺何氏如舟閣所藏」,據此可改正《書志》著錄之誤。

按,類似此類藏印印文輯釋應多方比照各館館藏書目或資料庫。當然類似這樣的藏印資料庫亦應早日建構,方能便於讀者與古籍整理工作者使用。

又《隸變》八卷(頁 16)著錄「清康熙五十七年項氏玉淵堂刻本」,末又題「是書末二葉系後人補版,末行題『江寧甘稽瑞家鑄』」。據此書項氏原刻本扉頁作「項綱刻、玉淵堂原本」知,項氏為項綱,玉淵堂主人。據此至少可改作「清項綱康熙五十七年玉淵堂刻、清末江寧甘氏補版重印本」。

六、結語

本《書志》是近年大陸出版的善本書志較為好的一部,其所收內容為章伯鈞舊藏第一次捐贈者(1986年),其後其家屬尚有第二次捐贈,雖數量不多,且迫於時日,未能撰就出版。期待日後,該館能早日補足並於再版之時,能夠有所突破,尤其是對於工具書而言,最重要的檢索系統。

再者,皖圖藏線裝古籍達卅五萬冊,列入善本者亦有三萬餘冊。館藏章伯鈞《書志》編纂亦是培養這方面人才,相信有朝一日,秉持這樣的精神,能早日完成館藏《書志》,嘉惠更多讀者。

	書名	安徽省圖書館館藏章伯鈞書志
	編者	安徽省圖書館章伯鈞書志編委會
	出版地	合肥
	出版社	黃山書社
	出版時間	2013年9月
	頁數	272頁
	I S B N	9787546137261
	價格	380